



春分

《春分》申遗国画 林帝浣

桃柳着装入中春

本报记者 凌鹤

春分

间，太阳位于黄经零度时。春分是春季九十天的中分点，这一天太阳直射地球赤道。春分，是二十四节气中第四个节气，公历大约在每年三月二十日至四月五日之



《山径春行图》国画 南宋 马远

春分有“三候”“三信”

古人总结春分有“三候”：“一候玄鸟至，二候雷乃发声，三候始电。”是说春分日后，燕子便从南方飞来了，下雨时天空便要打雷并发出闪电。春分的花信对应三候：一候海棠，二候梨花，三候木兰。“花木管时令，鸟鸣报农时”，自然界的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，都是按照一定的季节时令活动。春分的农谚也非常生动：“春分到，把种泡，点了玉米忙撒种。”“春分麦起身，一刻值千金。”

春分时节，除了全年皆冬的高寒山区和北纬45度以北的地区外，全国各地日平均气温均稳定升达0℃以上。辽阔的大地上，岸柳青青，莺飞草长，小麦拔节，油菜花香，桃红李白迎春黄。而华南地区更是一派暮春景象。大部分地区越冬作物进入春季生长期，有利于水稻、玉米等作物播种，植树造林也非常适宜。从气候规律来说，江南降水迅速增多，进入“桃花汛期”。在“春雨贵如油”的东北、华北和西北广大地区降水依然很少。由于春分节气平分了昼夜、寒暑，春分前后常有一次较强的冷空气入侵，有时还有小股冷空气接踵而至，人们在保健养生时应注意保持人体的阴阳平衡状态。

春分祭日、竖蛋习俗历代相传

古代，春分时有相当隆重的祭日仪式。《礼记》记载：“祭日于坛。”按照唐初经学家孔颖达的注疏就是“谓春分也”。自周代起，此习俗历代沿袭。清朝潘荣陛的《帝京岁时纪胜》里还说：“春分祭日，秋分祭月，乃国之大典，士民不得擅祀。”明、清两代，北京日坛成为皇帝在春分祭祀大明神(太阳)的地方。每逢甲、丙、戊、庚、壬年份，皇帝亲自祭祀，其余的年由官员代祭。

民俗学家王娟介绍，除了祭日，春分时，民间流传下来一些特有习俗，比如“竖蛋”，也称“立蛋”。选择一个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，动作和缓地在桌面上竖起来，当掌握了一定技巧后，成功概率颇高。蛋又跟春天万物生长繁衍有关，所以说“春分到，蛋儿俏”。春分日，在中国的一些地区还有“说春”习俗。一些民间善言唱者挨家挨户送春牛图，并说着有关春耕的吉祥话。言词虽属即兴生情，但也押韵动听。也有些地区，春分这天农民会

春分送暖
春风送暖
春雷送暖
春分送暖
春分送暖
春分送暖
春分送暖
春分送暖
春分送暖
春分送暖

《春分》书法 王完增



《春分》篆刻 朱成国

煮上“馅”的汤圆，放在田间地头，称为“粘雀子嘴”，防止它们破坏庄稼。

书画中的春分诗意盎然

《山径春行图》为南宋画家马远所作，藏于台北“故宫博物院”。作品描绘春天的江南，云淡风轻。一名儒雅的文士，带着携琴的小童，漫步于山径间。溪旁的柳树，抽出了细柔的新芽，引来了一对黄莺，在枝梢上愉快地鸣唱。他站在溪旁捻须微笑，陶然地沉浸在初春的生气里。宋人画景，犹如画诗，春和景明，正是四季里最适合外出赏花、踏青、访友的季节。《山径春行图》里，高士的衣袖触动了野花，野花轻扬飞舞，惊动了原本在鸣唱的鸟儿，诗情浓郁，正如画中宋宁宗的题诗：“触袖野花多自舞，避人幽鸟不成啼。”在人物造型上突出了马远独有的线条风格，人物衣纹顿挫转折，粗细变换的“鼠尾”“柳梢”式线条灵活劲健、简洁质朴而生动，所绘人物神情怡然，与山水自然融合。

近现代工笔花鸟画家于非闇所画春之花鸟，雅俗共赏、生机盎然。《红杏枝头春意闹》《雁荡山所见花鸟》从表现技法、表现方式和表现内容上都带有极强的国风色彩。于非闇的工笔花鸟画强调“骨法用笔”和“写”的意味在工笔花鸟画中的作用，力避甜媚柔靡的油腔滑调，且具有色不碍墨、墨不碍色的独特艺术效果。

篆刻《春分》为白文印，是当代篆刻家朱成国创作的“二十四节气系列篆刻”之一。篆刻家拟汉凿印，单刀冲切兼使。中间一爽劲的直划，将“春分”二字分开，寓春色正中分之意。字形疏密开合得宜，上紧下疏中实，合古人“疏可走马，密不容针”“计白当黑，奇趣乃出”之旨。“春”下部向左，“分”中间倚右，使全印顿生活色，顾盼生姿。

《春分》书法为当代书法家王完增所书。其以魏碑笔意呈古味今韵，展现节气的古今相承。通篇一气呵成，气息流畅自然，笔墨线条跃动生命活力，契合春分的天趣与生机，并以提按使转的变换与力道生动解读诗中内容：“风雷送暖入中春，桃柳着装日新。赤道金阳直射面，白天黑夜两均分。”

林帝浣的节气申遗国画《春分》，以极简的笔墨，灵动描绘水暖枝绿人泛舟，凸显春分的盎然之气。

尽显中和之气 一个‘半’字

凌鹤

微论 WEI LUN

中和之气，是中华文明的一个显著特征。二十四节气深蕴天地人和共处的哲理，春分尤鲜。春分之名源自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：“二月中，分者半也，此当九十日之半，故谓之分。”也就是说，春分节气是春天的一半。《春秋繁露》记述：“春分者，阴阳相半也，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这里解读“半”为平均、均衡。春分平分了春天、平分了昼夜、平衡了阴阳寒暑，一个“半”字尽显天地中和之气。

经历了惊蛰的“动”，春分适时注入平和。严寒与温暖、肃杀与生机、残枝与嫩柳、雪与雨、夜晚与白昼，都在这一日和解、共存、交替。《淮南子·汜论训》中有言：“天地之气莫大于和。和者，阴阳调，日夜分而生物。春分而生，秋分而成，生之与成，必得和之精。故圣人之道，宽而柔，严而温，柔而直，猛而仁。”这段话阐释的是，天地之间的气，中和之气最珍贵。中和之气，是指阴阳协调，昼夜分明，严不失温和，柔而不刚直，威猛兼具仁慈。如果太刚硬就容易折断，太柔软就容易弯曲，刚柔之间，方为根本。亦即“中和”为人之根本。

春分之半蕴含中和的生命意趣，很多人并未真正探究。中国人对于生命节律的追求便是“平衡”，春分之时阴阳调和、昼夜平分，万物沐浴阳光雨露，是生命生长的最佳时节。报春的燕子飞上屋顶欢快地鸣叫，人们随节气而动，下地播种耕耘，春雨春雷成为春分的交响，共同构筑天地人和的春天图景。清代宋琬《春日回家》诗：“野田黄雀自为群，山叟相过话旧闻。夜半饭牛呼妇起，明朝种树是春分。”诗写清新自然，非常富有生活气息，展现春分来临自然、和谐的生活场景：黄雀成群、老者饭牛、夜半呼牛、共商种树。

春分之半还呈现一种美学意境。“半”是中国自古就被广泛认同的奇妙美学感受，“花开半时偏妍”“半亩方塘一鉴开”“犹抱琵琶半遮面”，“半”又如同山水画中的留白，回味与遐想染无尽诗意。春分之时，杨柳青青、桃红李白、草长莺飞，天下皆春，正如欧阳修《阮郎归》词：“南园春半踏青时，风和闻马嘶。青梅如豆柳如眉，日长蝴蝶飞。”虽只是春半，但在人们的心中此刻春意已盈满心扉。

春分之半是一种人生的态度和智慧。中国古人的处世哲学是“中庸”，不偏不倚，对欲望保持理性的克制，留一半，面对困难失意时有所缓冲。“人生哪能多如意，万事但求半称心”，这幅名联道出了此中道理。

春分之“半”看似自然节气，是物候，但若深层领悟，便能知晓其受用不尽的智慧灵性。



《春耕图》水彩画 古元